



乡村记忆

俺村打更的那些事

孙景璞

更(g ē ng),字典说是旧时夜间计时的单位,一夜分为五更,每更约两个小时,大约从晚6点至8点为一更,8点至10点为二更,10点至12点为三更,12点至次晨2点为四更,晨2点至4点为五更。在戏剧舞台上,也会经常看到打更的场面:两个茶衣丑,一人持木梆,一人手拿铜锣,每更敲一下梆、敲一下锣。常打的有“三更天”,说明夜深人静了,“四更天”,说明快要天亮了。打更的人叫更夫,是地方政府安排的有偿服务人员,或者是大户人家私人雇佣的看家护院的佣工。你可别小看这一个字的记时单位,它可是旧时人们脑海里的重要时间概念,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,人们常挂在口头上,写在文章里。如:三更半夜、更深人静、更令明号、夜阑更尽等等。

我的家乡莱州城北连郭庄村,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曾有打更的。那时我在童年时代,有些事情并不完全知道,我们胡同里的昌叔曾做过更夫,他在我家常说起打更的事,所以我才能写出这篇不详尽的稿子。

昌叔说,那时候他们更夫共有20多人,多是中年人,归村公所领导,工钱很少,但是可以顶劳役(即义务工)。两个人一班,10天一轮换。上班时,一人拿着木梆,一人拿着铜锣,间断性地只敲梆子,一更敲一下,二更敲两下……一般情况下,只敲木梆,不敲铜锣,遇有情况才敲锣报警。一更时间不用巡逻,二更开始巡逻,“梆梆”“梆梆”地边走边敲。我们村有三条东西大街,只巡逻中心大街,从东头开始,走到村西头,然后到更铺子里休息。到了三更天,再从村西头巡逻,就这样往返四次,五更的巡逻任务就完成了。更夫整晚不能回家,要在铺子里待到天明才可回家。

母亲问昌叔:“您这个活儿挺轻松嘛,两个人做伴,两个小时在街上走一趟,然后到铺子里休息,说会话也行,睡会儿觉也行,不怎么累嘛!”昌叔说:“听起来挺轻松的,但是做起来蛮辛苦的。一是怕遇到坏天气,下雨刮风你都得出去,特别是冬天,大风大雪你也得走出去。二是夏天在铺子里闷热,蚊虫叮咬;冬天虽然避风,但是还是怪冷的。”

我挺好奇地问昌叔:“你们为什么要打更?”昌叔说:“为了村里的治安,防止土匪、盗贼等坏人搞破坏。”我听了后,觉得打更还是挺危

险的,又问:“你们逢到过坏人吗?逢到了怎么办?”昌叔说:“坏人也不傻,听到梆子声,他才不出来呢!再者说,我们也没拿什么武器,连根棍子也没拿,真有坏蛋的话,我们也不敢捉啊,只能敲敲锣把他吓跑罢了。”母亲又问昌叔:“照你这么说法,打更岂不是没什么用吗?”昌叔说:“不能说没有用,还是有点用的。一是可以向村民报告个时间点,知道到了什么时间该干什么活儿啦;二是有吓唬坏人的作用,做贼者心虚嘛;三是还有提醒大家防止其他安全事故的作用,譬如防火灾。”

说到防火灾之事,昌叔说了一段真实的故事。有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,张某和王某俩人打更。他们走到王家胡同口时,闻到一股烟火味,看见王某人家的西厢房冒着黑烟,并有火光隐现。二人知道这是着火了,王某马上去敲门告知主人;张某则马上敲锣报警,引来许多街坊邻居前来救火。众人泼水火焰灭。房主人说:“幸亏打更的兄弟们报信,救得及时,否则火势蔓延到正屋,损失就大了,十分感谢打更的兄弟们啊!”村民也都说:“打更人立了功,打更这个办法好。”

再说说打更铺子。东头那个打更铺子什么样,我不知道。西头这个就在我家房子东屋外山墙旁边,那里是孙根新家的没有围墙的场院,北靠大街,西靠我家的房子,是一个大半部在地下、小半部在地上的窝铺,东西长约5米,南北宽约4米,深约2米,地上围墙高约0.5米,顶面搭有五根木梁,上面铺满厚约0.3米的高粱秸,表面又抹上一层约0.1米的草泥巴,南高北低一面坡,便于雨水雪水流泄。铺门开在南面偏右一点,门口是三个台阶的斜坡,进入时须低着头。铺底也铺满厚厚的高粱秸,上面又加了一些麦秸草。因为向阳避风,铺里暖烘烘的,只是没有窗户,光线略暗些。

晚上,打更人在里面休息,一二更时,也会有街坊在里面聊天。夜深了,就只有打更人了。白天,这里会有许多人在里面聊天,有的下象棋,有的下五车(jū)。因为它离我家近,也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我和伙伴们常在里面讲故事、猜谜语、下五车,玩得可开心啦!

时光飞逝,打更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,我对打更的那些事,早已淡忘了,但是那个打更铺子至今仍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往事如昨

我与谱书的故事

赵良山



作者与嵇德升于宋继澄墓碑前合影

我的祖籍是海阳凤城,1965年我出生于一个距海8里的小山村,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,为“嵩阳赵氏”二十世孙。

一世祖赵仁六爷,据知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三世孙,江南镇江府丹阳县九都人。因于明代征战有功,其长支子孙世袭大嵩卫百户职事。清雍正十三年撤卫后,遂家焉。大嵩卫,即今之海阳。

我所知先祖之事,皆来自我族之《嵩阳赵氏世谱》。

嵩阳,嵩山之阳,旧大嵩卫驻地,也即老海阳县城治所。此嵩山位于海阳凤城北15里,因峰峦奇秀若嵩岳之状,故名。

我与族谱结缘,是值刚识字 的韶齿之年——8岁而已。

我是吃着地瓜长大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地瓜是农村主食,储地瓜处有二:炕下之地瓜井、里屋之天棚上。天棚是用胡秸秆铺的,不负重,更不适大人在上走动。每爬棚取地瓜时,体重较轻的我就被推为首选。

一次在昏暗的油灯光下,我发现天棚墙角下有个牛皮纸包裹,打开一看竟是谱书。那时还不知谱书是啥东西,只能辨认几个字而已。

问及父亲,却被狠狠地叱了一顿,并警告我以后不准碰那包东西。可暗地里,我与二哥还是常常偷偷地翻看,且照着谱书上的蝇头小楷用手指比画着。

改革开放后,或许是因族谱在我家之故,我父亲是首位请“祝子”回家祭祀的人(祝子之“祝”,有叫“祖”或“影”的)。后来村中赵姓族人纷纷效仿,可问题是很多人不知其高、曾、祖叫何名字,于是《嵩阳赵氏世谱》就被我父亲献了出来。

再之后,因填“祝子”,族谱几

经流动,最后流于洪泽爷手里。回想想想,族谱幸好流至他手,因他老人家爱书又会书法,更知族谱之珍贵。

《嵩阳赵氏世谱》一函六册,历经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光绪、民国六修,皆为手写本,品相较好,是难得的家族之宝。

据我父亲说,此谱是我村赵合爷慧眼识珠,早年去凤城赶集卖海米,用欲包海米的报纸与一大娘交换而来的。二人皆大欢喜:合爷抱得了“美人”归;大娘有了年关糊墙的纸。

带回村的谱书,起初放在赵氏祠堂里。“破四旧”时,洪财爷从旧纸堆里把它抢救了出来,怀揣于破棉袄里,在一个隆冬的夜晚送到我父亲手上。父亲是个胆大之人,持谱书守口如瓶,最终躲过了浩劫。

2012年,我族要续谱,洪泽爷自担重任,我毛遂自荐为助手。电话联络外地族人,驱车走访各村镇,皆自费。凭着这部老谱,又查阅相关资料,越五载,《嵩阳赵氏世谱新安支谱》成稿,全赖洪泽爷一人手写而成,并又抄多部分发给族人,我们二人虽苦尤甘!

家谱,是家史,从中能得知各族之联姻情况。如孙中山与尤列两家联姻,是凭《常熟尤氏世谱》而知;周恩来与鲁迅间之宗亲关系,是靠《绍兴周氏世谱》而查明;清代大学者牟庭和新儒学大家牟宗三之辈分,是依《栖霞名宦牟氏世谱》而理顺。

家谱,是国史、通志、县志外文史之补充。如:大明鼎革,莱阳邑难死亡人数之多;捻军东犯,胶东抗匪伤亡之重等,皆在族谱中有记载。

家谱是血脉,是桥梁,是纽带。修谱,可把族人维系在一起,使炎黄子孙代代相拥。

之后,我力所能及地搜集不同姓氏之谱书,尤其钟爱胶东老谱书。或书商推送,或买于冷摊,或随烟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文会研学社探村而求得复印件。我先后拥有了莱阳赵氏、莱阳姜氏、莱阳吕氏、莱阳宋氏、莱阳李氏、莱阳双山张氏、即墨黄氏、即墨蓝氏、栖霞隋氏、栖霞林氏、栖霞名宦牟氏、海阳司马李氏、福山衙前王氏、福山官庄陈氏、福山张村张氏、文登吕氏、黄县吕氏、只楚小沙埠王氏、黄务东珠岩孙氏等族谱,其中不乏名谱。

为弄明莱阳“两宋”之来源、为了解山左大儒宋继澄后裔之情

况、为寻访莱阳天水郡赵氏,我与初征军君曾多次赴莱阳。在万柳村,我还意外寻访到了《潍郡嵇氏族谱》,征得嵇德升老人同意拍照后,回家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:天下嵇氏,皆“竹林七贤”之一嵇康之后人。

“一村一探”是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文会研学社研学的内容之一,在曲德顺社长带领探村中,我受益颇多。每探村,必与村民聊谱书,且多有收获。

官家岛村张学东主任及张涛老先生对其族人张桐人颇有了解。民国时,烟台街商铺之牌匾多是桐人先生所书。从张涛老先生提供的谱书中得知,其村张姓来自仇村张,是元时随张起岩来福山任教谕之仆人张成的后裔,二人皆济南人。这个发现,也打破了该村是“山西大槐树”移民之说。

探村结识的东珠岩孙德恺君,据知是三国时期孙权的后裔,年轻有为,懂谱爱谱存谱。其远祖8人唐时为避战乱,自辽东浮海而来,于福山八角登陆遂家焉,后开枝散叶,其子孙遍及胶东各地乃至全国。

我收藏之《天水郡赵氏世谱》是莱阳本家赵金光君提供的。有幸结识他,是探村结识的福山紫埠赵仁兄的引见。

在我收藏的所有族谱中,尤爱《莱阳敦睦堂姜氏族谱》,视为无价之宝。不仅因姜埰、姜垓兄弟二人皆为明代进士,更因其誓不做二臣之民族气节,深深地感动着我。莱阳遭癸未邑难时,“二姜”先生家死亡人数有15人之多。除了父亲姜沔里与四弟姜坡是战死外,余之妻女婢女皆殉节而死。姜坡夫人左氏为左懋泰之女,更是受辱不屈,骂敌撞墙而死。姜埰、姜垓二人晚年隐居苏州,州人于虎丘立“二姜”祠祭祀之。烟台市书协秘书长姜玉松先生是“二姜”之兄姜圻之后,每拜观谱中先祖画像及像赞,总是感慨万千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……

那套新续的《莱阳左氏族谱》,是因其中有“南明文天祥”之称的左懋第而购买的,读后,深深为其民族大义所折服!

水有源,木有本,家谱能“叙彝伦,别昭穆,敦礼让,教孝悌,为尊祖敬宗之大原”。古人曰:爱亲者,不敢恶于人;敬亲者,不敢慢于人。读谱自能体会此番道理,在有生之年,我愿继续积谱、藏谱、读谱。